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霸王之书

下

连横

合纵



帝王之术
治国之策
处世之学
用人之道

B228.02
991

2

合纵连横

主编：横舟

校注：林锋 纪仪

(下)

中国人事出版社

(北京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)

邮编：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央民族大学印刷厂印刷

*

1997 年 1 月第一版 199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：26 字数：600 千字

印数：1—10000 册

定价：38.60 元（上下册）

贞观政要

唐太宗李世民著

卷之三

卷之三

卷之三

卷之三

卷之三

卷之三

卷之三

卷之三

卷之三

君道

贞观初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为君之道，必须先存百姓。若损百姓以奉其身，犹割股以啖腹，腹饱而身毙。若安天下，必须先正其身，未有身正而影曲，上治而下乱者。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，皆由嗜欲以成其祸。若耽嗜滋味，玩悦声色，所欲既多，所损亦大，既妨政事，又扰生民。且复出一非理之言，万姓为之解体，怨讟既作①，离叛亦兴。朕每思此，不敢纵逸。”谏议大夫魏征对曰②：“古者圣哲之主，皆亦近取诸身，故能远体诸物。昔楚聘詹何，问其治国之要，詹何对以修身之术。楚王又问治国何如，詹何曰：‘未闻身治而国乱者。’陛下所明，实同古义。”

贞观二年，太宗问魏征曰：“何谓为明君暗君？”征曰：“君之所以明者，兼听也；其所以暗者，偏信也。《诗》云：‘先民有言，询于刍荛③。’昔唐、虞之理④，辟四门，明四目，达四聪⑤。是以圣无不照，故共、鲧之徒⑥，不能塞也；靖言庸回⑦，不能惑也。秦二世则隐藏其身，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，及天下溃叛，不得闻也。梁武帝偏信朱异，而侯景举兵向阙⑧；竟不得知也。隋炀帝偏信虞世基，而诸贼攻城剽邑，亦不得知也。是故人君兼听纳下，则贵臣不得壅蔽，而下情必得上通也。”太宗甚善其言。

贞观十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帝王之业，草创与守成熟孰难⑨？”尚书左仆射房玄龄⑩对曰：“天地草昧⑪，群雄竞起，攻破乃降，战胜乃克。由此言之，草创为难。”魏征对曰：“帝王之起，必承衰乱，覆彼昏狡，百姓乐推，四海归命，天授人与，乃不为难。然既得之后，

志趣骄逸，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，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，国之衰弊，恒由此起。以斯而言，宋成则难。”太宗曰：“玄龄昔从我定天下，备尝艰苦，出万死而遇一生，所以见草创之难也。魏征与我安天下，虑生骄逸之端，必践危亡之地，所以见守成之难也。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，守成之难者，当思与公等慎之。”

贞观十一年，特进魏征上疏曰⑫：

臣观自古受图膺运，继体守文，控御英雄，南面临下，皆欲配厚德于天地，齐高明于日月，本支百世，传祚无穷⑬。然而克终者鲜，败亡相继，其故何哉？所以求之，失其道也。殷鉴不远，可得而言。

昔在有隋，统一寰宇，甲兵强锐，三十多年，风行万里，威动殊俗，一旦举而弃之，尽为他人之有。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，不欲社稷之长久，故行桀虐，以就灭亡哉⑭？恃其富强，不虞后患。驱天下以从欲，罄万物而自奉，采域中之子女，求远方之奇异。宫苑是饰，台榭是崇，徭役无时，干戈不戢。外示严重，内多险忌，谗邪者必受其福，忠正者莫保其生。上下相蒙，君臣道隔，民不堪命，率土分崩。遂以四海之尊，殒于匹夫之手，子孙殄绝⑮，为天下笑，可不痛哉！

圣哲乘机，拯其危溺，八柱倾而复正⑯，四维弛而更张⑰。远肃迩安，不逾于期月，胜残去杀，无待于百年。今宫观台榭，尽居之矣；奇珍异物，尽收之矣；姬姜淑媛⑱，尽侍于侧矣，四海九州，尽为臣妾矣。若能鉴彼之所以失，念我之所以得，日慎一日，虽休勿休⑲，焚鹿台之宝衣，毁阿房之广殿⑳，俱危亡于峻宇，思安处于卑宫，则神化潜通，无为而治，德之上也。若成功不毁，即仍其旧，除其不急，损之又损，杂茅茨于桂栋，参玉砌以土阶，悦宫以使人，不竭其力，常念居之者逸，作之者劳，亿兆悦以子来，群生仰而遂性，德之次也。若惟圣罔念，不慎厥终，忘缔构之艰难，谓天命之可恃，忽采椽之恭俭，追雕墙之靡丽，因其基以广之，增其旧而饰之，触类

而长，不知止足，人不见德，而劳役是闻，斯为下矣。譬之负薪救火，扬汤止沸，以暴易乱，与乱同道，莫可测也，后嗣何观！夫事无可观则人怨，人怨则神怒，神怒则灾害必生，灾害既生，则祸乱必作，祸乱既作，而能以身名全者鲜矣。顺天革命之后，将隆七百之祚，贻厥子孙，传之万叶，难得易失，可不念哉！

是月，征又上疏曰：

臣闻求木之长者，必固其根本；欲流之远者，必浚其泉源；思国之安者，必积其德义。源不深而望流之远，根不固而求木之长，德不厚而思国之理，臣虽下愚，知其不可，而况于明哲乎！人君当神器之重^②，居域中之大^②，将崇极天之峻，永保无疆之休。不念居安思危，戒奢以俭，德不处其厚，情不胜其欲，斯亦伐根以求木茂，塞源而欲流长者也。

凡百元首，承天景命，莫不殷忧而道著^②，功成而德衰。有善始者实繁，能克终者盖寡，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？昔取之而有余，今守之而不足，何也？夫在殷忧，必竭诚以待下，既得志，则纵情以傲物。竭诚则胡越为一体，傲物则骨肉为行路。虽董之以严刑，震之以威怒，终苟免而不怀仁，貌恭而不心服。怨不在大，可畏惟人，载舟覆舟，所宜深慎，奔车朽索^②，其可忽乎！

君人者，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，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，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，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，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^②，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，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，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，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，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。总此十思，弘兹九德^②，简能而任之，择善而从之，则智者尽其谋，勇者竭其力，仁者播其惠，信者效其忠。文武争驰，君臣无事，可以尽豫游之乐^②，可以养松、乔之寿^②，鸣琴垂拱，不言而化^②。何必劳神苦思，代下司职，役聪明之耳目，亏无为之大道哉！

太宗手诏答曰：

省频抗表，诚极忠款，言穷切至。披览忘倦，每达宵分^①。非公体国情深，启沃义重^②，岂能示以良图，匡其不及！朕闻晋武帝自平吴已后，务在骄奢，不复留心治政。何曾退朝谓其子劭曰^③：“吾每见主上不论经国远图，但说平生常语，此非贻厥子孙者，尔身犹可以免。”指诸孙曰：“此等必遇乱死。”及孙绥，果为淫刑所戮。前史美之，以为明于先见。朕意不然，谓曾之不忠，其罪大矣。夫为人臣，当进思尽忠，退思补过，将顺其美，匡救其恶，所以共为治也。曾位极台司^④，名器崇重，当直辞正谏，论道佐时。今乃退有后言，进无廷诤，以为明智，不亦谬乎？危而不持，焉用彼相？公之所陈，朕闻过矣。当置之几案，事等弦、韦^⑤。必望收彼桑榆，期之岁暮，不使康哉良哉，独美于往日，若鱼若水，遂爽于当今。迟复嘉谋，犯而无隐。朕将虚襟静志，敬伫德音。

贞观十五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守天下难易？”侍中魏征^⑥对曰：“甚难。”太宗曰：“任贤能，受谏诤，即可。何谓为难？”征曰：“观自古帝王，在于忧危之间，则任贤受谏。及至安乐，必怀宽怠，言事者惟令兢惧，日陵月替，以至危亡。圣人所以居安思危，正为此也。安而能惧，岂不为难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 怨讐：痛恨而出怨言。

② 谏议大夫：唐代侍从皇帝、负责进谏的官职。

③ 刍荛：刍是草，荛是柴，指割草砍柴的人。这两句是说古人讲过，连割草砍柴人的话都得听取。

④ 唐、虞：唐尧和虞舜是传说中的圣君。

⑤ 辟四门、明四目，达四聪：意思是开四方门路招贤纳才；广

开视听，了解各方面情况。

⑥ 共、鲧：共2唐虞时族官，传说其淫辟、鲧、禹的父亲，治水无功，故都被看作尧舜时的坏人。

⑦ 靖言庸回：“靖”本作“静”，指平时，庸就是用，回就是违，意思是平时花言巧语，用地来都不行。

⑧ 侯景(503—552)：本是东魏的将军，叛归南朝，梁武帝听信朱异的语，重用他，他反而叛梁，便梁武帝被困饿死。

⑨ 守成：也有作守“文”的。意思是保守既成的事业。

⑩ 尚书左仆射：在唐代尚书省是最高行政机构，左、右仆射是尚书省的长官。房玄龄(578—648)，唐初政治家。

⑪ 草昧：本指蒙昧，这里指国家刚刚建立秩序未定。

⑫ 特进：唐承汉制，官名，二品散官。其位在三公之下，但其具体职务属荣誉废銜。

⑬ 祚：祿位。

⑭ 篡：夏朝末代之君，以淫暴著称，被商汤讨伐而驰。

⑮ 稔：尽。

⑯ 八柱：古人认为地上有八根巨柱支撑天空。

⑰ 四维：管子把“礼义廉耻”称作四维，认为“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”

⑱ 媚：美女。

⑲ 虽休勿休：休是美好的意思。此句是即使好了也不自夸。

⑳ 阿房：指阿房宫，秦始皇所修，占地广阔，气势恢宏，后被楚王项羽所焚。

㉑ 神器：这里指帝位。

㉒ 居域中之大：老子曰“域中有四大，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王亦大”。

㉓ 殷忧：殷，盛的意思，殷忧指沉重的忧虑。

㉔ 奔车朽索：奔驰的车用的都是腐朽了的缰绳。与上句“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”有同等之意，意为作帝王的要时刻小心，要有危机感。

㉕ 盘游：行猎。

㉖ 九德：指“宽而栗，柔而立，原而恭，乱而散，扰而毅，直而温，简而廉，刚而塞，疆而义”。

㉗ 豫游：指娱乐、巡游。古人特别强调，“王者一游一豫”都应该有惠于民，但不能扰民。

㉘ 可以养松、乔之寿：松即赤松，乔即王乔，都是传说中高寿的仙人。

㉙ 鸣琴：指舜曾弹王弦琴。垂拱，指垂衣拱手。“不言而化”是无为而治，“鸣琴垂拱”是无为而治的形象说明。

㉚ 霄分：夜半。

㉛ 启沃：启，开启；沃，灌溉，这里指滋润。意思是开我扉，滋润心田。

㉜ 何曾：字颖考，晋国太傅。劭，字敬祖，何曾之子，晋国司徒。

㉝ 台司：三公之位。

㉞ 弦、韦：弦，弓弦；韦，皮条。指事情有急有缓。

㉟ 侍中：即门下省侍中，相当于宰相。

政 体

贞观初，太宗谓萧瑀曰：“朕少好弓矢，自谓能尽其妙。近得良弓十数，以示弓工。乃曰：‘皆非良材也。’朕问其故，工曰：‘木

心不正，则脉理皆邪，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，非良弓也。’朕始悟焉。朕以弧矢定四方，用弓多矣，而犹不得其理。况朕有天下之日浅，得为理之意①，固未及于弓，弓犹失之，而况于理乎？”自是诏京官五品以上，更宿中书内省，每召见，皆赐坐与语，询访外事，务知百姓利害、政教得失焉。

贞观元年，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②：“中书所出诏敕，颇有意见不同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③。元置中书、门下，本拟相防过误。人之意见，每或不同，有所是非，本为公事。或有护己之短，忌闻其失，有是有非，衔以为怨④。或有苟避私隙，相惜颜面，知非政事，遂即施行。难违一官之小情，顿为万人之大弊⑤。此实亡国之政，卿辈特须在意防也。隋日内外庶官，政以依违，而致祸乱，人多不能深思此理。当时皆谓祸不及身，面从背言，不以为患。后至大乱一起，家国俱丧，虽有脱身之人，纵不遭刑戮，皆辛苦仅免，甚为时论所贬黜。卿等特须灭私徇公，坚守直道，庶事相启沃，勿上下雷同也。”

贞观二年，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曰：“近代君臣治国，多劣于前古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古之帝王为政，皆志尚清静，以百姓之心为心。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，所任用大臣，复非经术之士。汉家宰相，无不精通一经⑥，朝廷若有疑事，皆引经决定，由是人识礼教，治致太平。近代重武轻儒，或参以法律，儒行既亏，淳风大坏。”太宗深然其言。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，兼识政体者，多进其阶品，累加迁擢焉。

贞观三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中书、门下，机要之司，擢才而居，委任实重。诏敕如有不稳便，皆须执论。比来惟觉阿旨顺情⑦，唯

唯苟过，遂无一言谏作者，岂是道理？若惟署诏敕、行文书而已，人谁不堪？何烦简择，以相委付？自今论敕疑有不稳便，必须执言，无得妄有畏惧，知而寝默⑧。”

贞观四年，太宗问萧瑀曰：“隋文帝何如主也⑨？”对曰：“克己复礼，勤劳思政，每一坐朝，或至日昃，五品已上，引坐论事，宿卫之士，传飧而食，虽性非仁明，亦是励精之主。”太宗曰：“公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。夫心暗则照有不通，至察则多疑于物。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⑩，恒恐群臣内怀不服，不肯信任百司，每事皆自决断，虽则劳神苦形，未能尽合于理。朝臣既知其意，亦不敢直言，宰相以下，惟即承顺而已。朕意则不然，以天下之广，四海之众，千端万绪，须合变通，皆委百司商量，宰相筹画，于事稳便，方可奏行。岂得以一日万机，独断一人之虑也。且日断十事，五条不中，中者信善，其如不中者何？以日继月，乃至累年，乖谬既多，不亡何待？岂如广任贤良，高居深视，法令严肃，谁敢为非？”因令诸司，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，必须执奏，不得顺旨便即施行，务尽臣下之意。

贞观五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治国与养病无异也。病人觉愈，弥须将护，若有触犯，必至殒命。治国亦然，天下稍安，尤须兢慎，若便骄逸，必至丧败。今天下安危，系之于朕，故日慎一日，虽休勿休。然耳目股肱⑪，寄于卿辈，既义均一体。宜协力同心，事有不安，可极言无隐。傥君臣相疑，不能备尽肝膈，实为国之大害也。”

贞观六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看古之帝王，有兴有衰，犹朝之有暮，皆为敝其耳目，不知时政得失，忠正者不言，邪谄者日进，既不见过，所以至于灭亡。朕既在九重，不能尽见天下事，故布之卿

等，以为朕之耳目。莫以天下无事，四海安宁，便不存意。可爱非君，可畏非民^⑫。天子者，有道则人推而为主，无道则人弃而不用，诚可畏也。”魏征对曰：“自古失国之中，皆为居安忘危，处治忘乱，所以不能长久。今陛下富有四海，内外清晏，能留心治道，常临深履薄，国家历数^⑬，自然灵长。臣又闻古语云：‘君，舟也；人，水也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’陛下以为可畏，诚如圣旨。”

贞观六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古人云：‘危而不持，颠而不扶，焉用彼相？’君臣之义，得不尽忠匡救乎？朕尝读书，见桀杀关龙逢^⑭，汉诛晁错^⑮，未尝不废书叹息。公等但能正词直谏，裨益政教，终不以犯颜忤旨，妄有诛责。朕比来临朝断决，亦有乖于律令者。公等以为小事，遂不执言。凡大事皆起于小事，小事不论，大事又将不可救，社稷倾危，莫不由此。隋主残暴，身死匹夫之手，率土苍生，罕闻嗟痛。公等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，朕为公等思龙逢、晁错之诛，君臣保全，岂不美哉！”

贞观七年，太宗与秘书监魏征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^⑯，因曰：“当今大乱之后，造次不可致化。”征曰：“不然，凡人在危困，则忧死亡；忧死亡，则思化；思化，则易教。然则乱后易教，犹饥人易食也。”太宗曰：“善人为邦百年，然后胜残去杀。大乱之后，将求致化，宁可造次而望乎？”征曰：“此据常人，不在圣哲。若圣哲施化，上下同心，人应如响，不疾而速，期月而可，信不为难，三年成功，犹谓其晚。”太宗以为然。封德彝等对曰：“三代以后，人渐浇讹，故秦任法律，汉杂霸道，皆欲化而不能，岂能化而不欲？若信魏征所说，恐败乱国家。”征曰：“五帝、三王，不易人而化。行帝道则帝，行王道则王，在于当时所理，化之而已。考之载籍，可得而知。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，其乱甚矣，既胜之后，便致太平。九

黎乱德，颛顼征之，既克之后，不失其化。桀为乱虐，而汤放之，在汤之代，既致太平。纣为无道，武王伐之，成王之代，亦致太平。若言人渐浇讹，不及纯朴，至今应悉为鬼魅，宁可复得而教化耶？”德彝等无以难之，然咸以为不可。太宗每力行不倦，数年间，海内康宁，突厥破灭^⑯，因谓群臣曰：“贞观初，人皆异论，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、王道，惟魏征劝我。既从其言，不过数载，遂得华夏安宁，远戎宾服。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勍敌^⑰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，部落皆袭衣冠。使我遂至于此，皆魏征之力也。”顾谓征曰：“玉虽有美质，在于石间，不值良工琢磨，与瓦砾不别。若遇良工，即为万代之宝。朕虽无美质，为公所切磋，劳公约朕以仁义，弘朕以道德，使朕功业至此，公亦足为良工尔。”

贞观八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隋时百姓纵有财物，岂得保此？自朕有天下已来，存心抚养，无有所科差，人人皆得营生，守其资财，即朕所赐。向使朕科唤不已，虽数资赏赐，亦不如不得。”魏征对曰：“尧、舜在上，百姓亦云‘耕田而食，凿井而饮’，含哺鼓腹，而云‘帝何力’于其间矣^⑲。今陛下如此含养，百姓可谓日用而不知。”又奏称：“晋文公^⑳出田，逐兽于砀，入大泽，迷不知所出。其中有渔者，文公谓曰：‘我，若君也，道将安出？我且厚赐若。’渔者曰：‘臣愿有献。’文公曰：‘出泽而受之。’于是送出泽。文公曰：‘今子之所欲教寡人者，何也？愿受之。’渔者曰：‘鸿鹄保河海，厌而徙之小泽，则有矰丸之忧。鼋鼍保深渊，厌而出之浅渚，必有钓射之忧。今君出兽砀，人至此，何行之太远也？’文公曰：‘善哉！’谓从者记渔者名。渔者曰：‘君何以名？君尊天事地，敬社稷，保四国，慈爱万民，薄赋敛，轻租税，臣亦与焉。君不尊天，不事地，不敬社稷，不固四海，外失礼于诸侯，内逆民心，一国流亡，渔者虽有厚赐，不得保也。’遂辞不受。”太宗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

贞观九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往昔初平京师^②，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，炀帝意犹不足，征求无已，兼东西征讨，穷兵黩武，百姓不堪，遂致亡灭。此皆朕所目见，故夙夜孜孜，惟欲清净，使天下无事。遂得徭役不兴，年谷丰稔，百姓安乐。夫治国犹如栽树，本根不摇，则枝叶茂荣。君能清净，百姓何得不安乐乎？”

贞观十六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或君乱于上，臣治于下；或臣乱于下，君治于上。二者苟逢，何者为甚？”特进魏征对曰：“君心治，则照见下非。诛一劝百，谁敢不畏威尽力？若昏暴于上，忠谏不从，虽百里奚、伍子胥之在虞、吴，不救其祸，败亡亦继^②。”太宗曰：“必如此，齐文宣昏暴，杨遵彦以正道扶之得治，何也^③？”征曰：“遵彦弥缝暴主，救治苍生，才得免乱，亦甚危苦。与人主严明，臣下畏法，直言正谏，皆见信用，不可同年而语也。”

贞观十九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朕观古来帝王，骄矜而取败者，不可胜数。不能远述古昔，至如晋武平吴、隋文伐陈已后^④，心逾骄奢，自矜诸己，臣下不复敢言，政道因兹弛紊。朕自平定突厥、破高丽已后，兼并铁勒^⑤，席卷沙漠，以为州县，夷狄远服，声教益广。朕恐怀骄矜，恒自抑折，日旰而食^⑥，坐以待晨。每思臣下有谠言直谏，可以施于政教者，当拭目以师友待之。如此，庶几于时康道泰尔。”

太宗自即位之始，霜旱为灾，米谷踊贵，突厥侵扰，州县骚然。帝志在忧人，锐精为政，崇尚节检，大布恩德。是时，自京师及河东、河南、陇右、饥馑尤甚^⑦，一匹绢才得一斗米。百姓虽东西逐食，未尝嗟怨，莫不自安。至贞观三年，关中丰熟^⑧，咸自归乡，竟无一人逃散。其得人心如此。加以从谏如流，雅好儒术，孜孜求士，务在择官，改革旧弊，兴复制度，每因一事，触类为善。初，息

隐、海陵之党^②，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，事宁，复引居左右近侍，心术豁然，不有疑阻。时论以为能断决大事，得帝王之体。深恶官吏贪浊，有枉法受贿者，必无赦免。在京流外有犯赃者，皆遣执奏，随其所犯，置以重法。由是官吏多自清谨。制驭王公、妃主之家，大姓豪猾之伍，皆畏威屏迹，无敢侵欺细人。商旅野次，无复盗贼，囹圄常空，马牛布野，外户不闭。又频致丰稔，米斗三四钱，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，自山东至于沧海，皆不赍粮，取给于路。入山东村落，行客经过者，必厚加供待，或发时有赠遗。此皆古昔未有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 理：就是“治”，避唐高宗李治名。

② 黄门侍郎：后改为门下侍郎，门下省的副长官。

③ 全句为：唐初规定由中书省草拟、颁发皇帝的制策诏令，门下省如认为有问题可以批驳纠正。

④ 衔：含，藏在心里。

⑤ 人：民，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，改“民”为“人”。

⑥ 经：指儒家的《诗》、《尚书》、《仪礼》、《周易》、《春秋》等五部经书。

⑦ 阿：迎合。

⑧ 寝：收起，停止。

⑨ 隋文帝：杨坚，后周相国，周天子封其号隋。

⑩ 全句：隋文帝受封之日正是周宣帝死，静帝年幼之时，故言其欺负“孤儿寡妇”。

⑪ 股肱：股指大腿，肱指手臂从肘到腕的部分。

⑫ 所爱非君，可畏非民：意思是说：民所爱者不是君吗？君所畏者不是民吗？

⑬ 历数：古人认为各个祖代的先后继承是命里注定的，叫做

历数。

⑭ 桀杀关龙逢：桀是夏王，为商汤所灭。关龙逢是桀的大夫，因直谏被杀。

⑮ 汉诛晁错：晁错在汉景帝时任御史大夫，建议削弱诸侯势力而被冤杀。

⑯ 秘书监：秘书省的长官，掌管国家的经籍图书。

⑰ 突厥：指南北朝后期兴起于北方的少数民族。

⑱ 中国：原指中原地区，这里仅指以汉族为主的政权。

⑲ 全句：尧时有老人在路边击壤而歌：“吾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，帝何力于我哉！”

⑳ 晋文公：晋，春秋时国名，文公是晋国的国君，名叫重耳。

㉑ 京师：京城，这里指隋朝东都洛阳。

㉒ 虞、吴：春秋时国名。百里奚虞国贤臣；伍子胥，名员，楚国人，是吴国的贤臣。

㉓ 齐文宣：姓高名洋，后封齐王。杨遵彦，名愔，齐国的尚书。文宣王昏庸去能委政扬愔，在杨愔的治理下齐国“百度修飾”。

㉔ 陈：指陈后主。

㉕ 铁勒：匈奴的后代。

㉖ 昶：晚。

㉗ 饥馑：谷不熟曰饑，菜不熟曰馑。这里指饥荒。

㉘ 关中：汉时指殽、函、陇、蜀包围的腹地。这里指长安及四周。

㉙ 息隐、海陵：息隐，唐高祖李渊的长子，名建成，初立为皇太子。海陵，高祖第四子，名元吉，初，封齐王。二人合谋欲害秦王（李世民），秦王得知，遂杀二人。继承了帝位，就是唐太宗。建成成为息王，谥号隐。元吉为海陵王，谥号刺。